

新中國文學庫
古今名人書牘選

鄭紀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古今名人書牘選

鄭紀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

(84826)

中學國文補充
讀本第一集
古今名人書牘選一冊

定價國幣叁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選註者 鄭 紀

發行人 朱 經 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印刷廠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導言

「書信」古代只叫做「書」。春秋左氏傳文十七年「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，以告趙宣子。」成七年「巫臣自晉遣二子（子重、子反）書。」襄二十四年（子產）寓書於子西，以告宣子。這三個「書」字，就是後來所謂書信。禮記檀弓也有「滕成公之喪，使子服敬叔弔，進書」一段話。梁劉勰的文心雕龍書記篇內說得好：「書者，舒也，舒布其言，陳之簡牘。」這便是書信最恰當的定義。紙相傳是漢代蔡倫所發明製造的。在這以前，通常用木片和竹片。一塊木片或竹片，寫不了多少字，就把繩子穿起來，聯做一串，這就叫做「札」和「箋」。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新疆方面搜集得不少這類的東西，近人羅振玉向外國攝來漢晉人書簡的影片，編了一本書，叫做流沙墜簡，都可以讓我們看到我們祖宗寫信的工具的原形。

書信的名稱頗為繁多。有的叫做「書牘」，有的叫做「書簡」，有的叫做「書札」，有的叫做

「尺牘」有的叫做「箋啓」。說文解字片部：「牘，書版也。」木部：「札，牒也。」竹部：「箋，表識書也。」釋名釋書契：「札，櫛也，編之如櫛齒相比也。」急就篇顏注：「牘，木簡也。」爾雅釋器疏：「簡，竹簡也。古未有紙，載文於簡，謂之簡札。」這可見書牘等等名稱，都不過就所用的工具而得名。「啓」的應用，原和章奏相同。文心雕龍奏啓：「啓者，開也。……自晉來盛啓，用兼表奏。陳政言事，既奏之異條，讓爵謝恩，亦表之別幹。」晉書山濤傳：「濤再居選職，十有餘年，每一官缺，輒啓擬數人，詔旨有所向，然後顯奏……時稱山公啓事。」可見「啓」是臣下對君上用的，到了後來，也就一般通用了。「尺牘」之名，始於西漢。史記，倉公傳贊：「緹縈通尺牘，父得以後寧。」漢書陳遵傳：「瞻於文辭，性善書，與人尺牘，主皆臧去以爲榮。」後來卻把他當作小簡的專稱。

人事日繁，書牘的需要，也就日甚一日。我國最古的書牘，要數到周秦之間。文心雕龍書記：「三代政暇，文翰頗疎；春秋聘繁，書介彌盛。繞朝贈士會以策，子家與趙宣以書，巫臣之遺子反，子產之諫范宣，詳觀四書，辭若對面。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，固知行人挈辭，多被翰墨矣。」這可見春秋時

代，書牘的應用，已極頻繁。那時各國爭霸，常修聘問之禮，所謂「行人之官」，便要長於「辭令」的人去充任。「辭令」是要微婉而合於「詩教」的，無論騰於口舌，或者寫在簡牘上面，都是一樣的道理。所以孔子說：「誦詩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」當時國際間的往還，都極重視此事。這種體裁，既然出於春秋行人的「辭令」，所以對於交際方面，是最要緊不過的。他的訣竅，既貴明決，又要婉轉，好比純綿裏針，軟中自有力量。我們讀過左傳上面的呂相絕秦書，就可曉得那種軟硬兼施，辭鋒何等利害了。

戰國縱橫策士，獻書畫策，雖然不免誇張，有時候還要顛倒是非，可是那種銳利的辭鋒，剖析利害，曲盡情理，到很值得研究。從這以後，筆和紙逐漸發明，作書牘的工具愈完備，書牘的應用也就日盛一日，文人學士，就有以此擅名的了。建安才子，如陳琳、阮瑀，應據這一班人，都因善爲書記，爲當代要人所敬重。後漢書禰衡傳：「（禰衡爲黃祖）作書記，輕重疎密，各得體宜。」魏文帝與吳質書：「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」可見當時重視書牘的一班。

魏晉之間，俗尚玄談，一班閥閥子弟，更注意於應對的漂亮，所謂「王謝家風」，影響於社會風

尙，非凡之大。加上當時的士大夫，都很講究書法，篆隸行草，極其簡便美觀。鍾繇、王羲之都是產生在這個時代。因為書法的精妙，和吐屬的雋雅，應用在書牘上面，何等悅目！這一時期的書牘，無論短短的幾行，或長篇大幅，完全美術化了！這時期比較重要的長篇作品，大半收在昭明文選裏。

六朝人的書牘，就美的立場來講，可說是好極了！只因駢偶過多，不免有「文浮於質」的毛病，對於人生方面，沒有多大的補益。這種風氣，是從建安文人開始，一直到了隋唐之際，還很流行。唐代韓愈、柳宗元一班人，拿「古文」相號召，所有書牘，也跟着化駢偶爲單行，比較六朝，完全變了模樣。從這以後，書牘就分「駢」「散」兩體。大抵陳說事理的多用散文，敷衍應酬，或是褒揚贊美，如慶賀答謝一類，需要冠冕堂皇的，則以駢體爲宜。我們打開宋人的集子來看，不管他是什麼古文家，如王安石、蘇軾之流，都有「四六」箋啓，這可見書牘的體裁，要看應用如何，纔能把他決定。

宋人尺牘，最膾炙人口的，要算蘇軾和黃庭堅兩家。這是屬於小簡一類的，後來影響於明人最大。明人也是講究書法的，所以對於尺牘方面，儘多清雋的作品。世行明賢書牘和賴古堂名賢尺牘、新鈔之類，也都有一讀的價值。就普通應用方面來講，尺牘小簡，佔了相當地位。我們如果能夠把魏

晉以來，下迄宋明諸家的小簡，彙集起來。做寫信的模範，再抽點功夫。學學他們的書法，那就不愁書信寫的不漂亮了！

*

*

*

*

現在且談談編輯這本小冊子的宗旨和目的。這裏面所包涵的作品，是詳於近代而略於古代的，是注重內容的充實，而不很注重形式的美麗的。是希望讀者瞭解些做人、辦事、立身處世的道理，和研究學術的態度及門徑的。是希望讀者把這裏面所有的人物，當做自己的師友，把他們所說的話，拿來身體力行的。是希望讀者無論要想做個學術家或者政治家，都要拿扶衰拯溺的精神來做出發點，以求有益於社會民生的。所以對於內容不很充實，以及頹廢放誕，不切人生的作品，雖然十分漂亮，也只好暫從「割愛」了。

真實的學問，要從經驗中得來。把許多經驗豐富的人所說的話，來做我們青年人的圭臬，給我們以立身處世的道理，我想這並不能說是什麼迂闊之見吧！

本書所收的作者，除了曹丕、曹植、韓愈、柳宗元、元稹、白居易，純粹是個文人或詩人外，——曹丕

雖然做了皇帝，可是除了文學的成就外，對於政治上並沒有什麼表現。——其餘的如馬援、范仲淹、司馬光、王安石、王守仁、張居正、曾國藩、胡林翼、曾紀澤等，都是些抱負非凡，而且在事功方面，都有過實際表現的。朱熹、陸九淵、顧炎武，是學術史上最有權威的學者。這般人所說的話，都是從學識經驗上得來，而且多是把一個「誠」字做出發點的，我們因為先要瞭解書牘的禮義，有駢文和古文兩大派，所以把曹丕、曹植、盧諶、劉琨的作品，來代表前一派，韓愈、柳宗元的作品，來代表後一派。元白二人，雖然除了詩的成就外，也並不見得有什麼表現，可是他們對於詩的見解，是和其他詩人專門「嘲風雪，弄花草」，或者堆砌故實，一味幹「雕蟲小技」的把戲的，完全站在相反的地位。他們對於文學的主張，也是要間接有補於社會民生的。所以特地把他兩個論詩的信，收在這裏。我們看了這兩封信，可見他們從事詩歌的動機，完全是出於「悲憫」的熱誠，而以喚醒羣衆，起來改革社會現狀爲主旨的。居易說：「文章合爲時而著，詩歌合爲事而作。」這種從事文學的態度，是值得我們景仰而效法的！此外論詩的作品，有朱熹的答陳體仁、陸九淵的與程帥。論文的作品，有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，曾國藩的復陳右銘太守，復吳南屏。雖然只是幾篇短短的書牘，也就很夠表現一般

學者和古文家，對於詩和散文的見解了。

宋代的政治家，司馬光和王安石，完全站在反對的地位。司馬光是比較守舊的，王安石是極力主張變法的，雖然政見不同，可是他們的出發點，都是站在「福國利民」四個字上面，所以兩人往復辯論，態度是光明磊落的。安石新法的是非功罪，我們在這裏姑且不去管他，可是制度雖好，如果運用不得法，或者推動這部機器的不得其人，那麼他的結果，恰恰會和先前的希望相反。我們且把司馬光給安石的一封長信，細讀一遍，就可以看出新法失敗的原因了。他說：

介甫固大賢，其失在於用心太過，自信太厚而已。——與王介甫書

彼諂諛之人，欲依附介甫，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。一旦罷局，譬如魚之失水。此所以挽引介甫，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。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欲，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？孔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！」彼忠信之士，於介甫當路之時，或齟齬可憎，及失勢之後，必徐得其力。諂諛之士，於介甫當路之時，誠有順適之快，一旦失勢，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。——與王介甫書

這是何等透澈誠懇的說話！一個人平日有抱負，有學識，有主張，而且抱着大公無私的態度，要幹就幹，一切浮言非議，本無所用其顧恤。可是過於「剛愎自用」，有時就難免為左右一班小鬼所包圍，弄得福國轉以病民，良法變為弊政。古今多少大事，都壞在這班諂諛逢迎的小鬼手裏！「君子愛人以德」，我們讀了這一段話，應該怎樣佩服司馬光這種對朋友的誠懇態度，和處在領導地位的人，應付是何等的不容易啊！

朱熹和陸九淵，在宋代的思想界，也是站在相反的地位。在他們的集子裏，往復辯難的書信，尤其不少。他們所爭的是真理而不是意氣，是學術是非之公，而不是權利地位之私，這精神也是極可敬佩的。可惜多數是涉及哲學範圍的話，不是一般人能夠判斷是非的。所以編者只把他們教人怎樣做人，怎樣治學，怎樣辦事的短篇書信，選了一些。放在這小冊子裏。他那嚴正的態度和篤實淺近的道理，已經夠做我們的模範了。

王守仁是明代一位明體達用的儒者。他的學說，主張「致良知」和「知行合一」。他的思想淵源，是從陸九淵來的。他在當時所表現的事功，在歷史上，是很顯赫的。誰說「書生無用」，「儒者只

會「坐而論道」呢？現在的日本人，還是很崇拜他的，明治維新，據說都是受了他的學說的影響。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，不值得做我們的典型麼？這裏所擇的幾篇書牘，多是關於論學和處事的。他斤斤於勸人「立志」他說：

今時友朋，美質不無，而有志者絕少。謂聖賢不復可冀，所視以爲準的者，不過建功名，炫耀一時，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。嗚呼！此身可以爲堯舜，參天地，而自期若此，不亦可哀也乎？——寄張世

文

這和陸九淵鼓勵學者向上的志願，說「有志，有勇，有立」，是同樣的苦口婆心。现在的青年往往看輕自己。對症發藥，這類淺近的話，也是值得「書紳」的。

張居正是明代一位獨裁的宰相。他那勇於負責的精神，和光明磊落的態度，在他的書牘裏面，充分表出。他是主張「奉公守法」，不務姑息的。他說：

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，不難破家以利國，隕首以求濟，豈區區浮議，可得而搖奪者乎？——答應

天巡撫宋陽山書

又說：

自僕受事以來，一切付之於大公，虛心鑒物，正己肅下，法所宜加，貴近不宥，才有可用，孤遠不遺，務在強公室，杜私門，首議論，覈名實，以尊主庇民，率作興事。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。明鏡見憎於醜婦，然審時度勢，政固宜爾。——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

這是何等「斬釘截鐵」的話！他又說：

得失毀譽闕頭，若打不破，天下事無一可爲者。——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

又說：

薦賢本以爲國，非欲市德於人。——答張巡撫濂濱言士稱知己

好一個做領袖的態度！

曾國藩和胡林翼，我想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他們都是文士出身，他們的得力所在，是拿道家的精神，法家的手段，來達到儒家的目的，而特別注意於人才的消長，和精誠的感召。國藩說：

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，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

可亟得，或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，以挫，以去，以死，而貪饕退縮者，果驤首而上騰，而富貴，而名譽，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爲浩歎者也！——復彭麗生

又說：

今日百廢莫舉，千瘡並潰，無可收拾。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，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，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，以挽回厭亂之天心，庶幾萬有一補。——與江岷樵左季高

林翼說：

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，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。我之分量，窮極夫天下古今，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。——致嚴渭春觀察

又說：

居今日而圖治，必以痛掃書差積弊爲先著，除莠安良爲中權至計，而非用霹靂手段，不能顯著

薩心腸。——復襄陽縣賀月樵

這都是「真知灼見」，而且由救國救民的熱忱發出的一套語。近人蔡鍔曾把他們兩位所寫的書

牘和日記裏面所有關於政治軍事的話，摘出編做一書，叫做曾胡治兵語錄，現在都把他當做精神訓練的寶典，可見曾胡書牘的重要了。

曾紀澤是國藩的長子，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和他父親的人格感化。在清代末年，和薛福成先後到過外國做出使大臣。在那時候，號稱最爲瞭解國際形勢的人物。我們看了他的書信，便會感覺到近百年來國是日非的緣由，和國土日蹙的悲憤。他在那時還說：

弟愚以爲辦洋務，并非別有奧窔，遇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，理之所在，百折不回，不可爲威力所詘，理有不足，則見機退讓，不自恃中華上國，而欺陵遠人。——巴黎復陳俊臣中丞

又對法謀安南，他說：

法越之事，雖強鄰蓄意已久，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，醞釀而成。目前相持不下，日在危機，我誠危矣，彼亦未嘗不危。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，一戰不勝，則謀再戰，再戰不勝，則謀屢戰，此彼之所甚畏也。——倫敦復陳俊臣中丞

這些話，正是積弱民族的興奮劑！

* * *
現在把本編所收的重要作者，大約都介紹過了。書牘是和對方表示自己的意見，或者發抒情緒傳給對方的。一個人的意見，究竟是不是正確，要靠他平日的學識、修養和經驗來判斷。編者把這
一二十位學識精到、修養淳深、經驗豐富的名人，介紹給青年們，做個「益友」，希望多多接受這班
「益友」的善言，藉作做人做事的參鏡。而且歷史是前進的，時代愈近，所說的話，對於我們也愈密
切。所以本編所收的作者，比較偏重近代。然而舉一漏萬，在所不免。希望讀者們「觸類而長之」，更
加身體力行，或者這一本小冊子也有「受用不盡」的所在，這便是編者所引為欣幸的。

編者 三十六年二月十日

目次

馬援

誠兄子嚴敦書

曹丕

與吳質書

曹植

與楊德祖書

盧諶

贈劉琨書

劉琨

目次

答盧諶書

韓愈

與鄂州柳中丞書

又與鄂州柳中丞書

上張僕射書

柳宗元

與李翰林建書

答韋中立論師道

元稹